

生态美、百姓富

—品读崭新“宁夏画卷”

奔腾的黄河，滋养着这片神奇的沃土；巍巍贺兰山，守护着奋进逐梦的各族同胞。

宁夏北部素有“塞上江南”之称，但自古以来，在山多川少、十年九旱的中南部地区，“富”是梦想，“穷”是标签。

从输血式、救济式扶贫到造血式、开发式扶贫，从分散帮扶、普惠扶持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从东西部扶贫协作到谋划攻克深度贫困堡垒……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宁夏人民向贫困宣战。

生态持续改善、产业不断完善、贫困程度不断降低……宁夏各族群众生活发生历史性巨变。

水润旱塬写传奇

“天旱窖枯水断流，麻雀渴得喝柴油。”这是中卫市中宁县喊叫水乡喊叫水村“旱”的写照。在76岁的村民张春文记忆中，村民家门可以不上锁，但水窖一定会上锁。

和喊叫水一样，周围不少村庄的名字里都有个“水”字，比如红城水、上流水等。水，是村民们祖祖辈辈最大的期盼。

40多年前，一项缓解中部干旱区吃水难的重大举措启动。通过多级泵站和人工水渠，宁夏固海扬水工程将黄河水抬升数百米，沁入荒原。这项“生命工程”以4亿立方米的年均供水量，滋润了170万亩干涸的土地，给老百姓带来了摆脱贫困的希望。

“2004年，喊叫水终于‘喊’来了黄河水。”宁夏固海扬水管理处灌溉科科长张克强说，随着工程提档升级，辐射受益范围不断扩大，偏远的喊叫水成为固海扬水工程供水的重要地区，过去种植小杂粮的老百姓，发展起砂瓜等5大产业。

盛夏时节，在国道旁的喊叫水乡瓜市上，摆满了西瓜、甜瓜，人流熙攘。喊叫水村硒砂瓜种植面积从1000多亩，发展到2.3万亩，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今年有望突破8000元。

破解水困才能破除贫困。新中国成立以来，宁夏历届党委、政府不断治水兴水，北调黄河水、南引泾河水、用好当地水，在不断增加水资源的同时，通过高效节水手段，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把每一滴水用到极致。

固海扬水、宁夏扶贫扬黄灌溉等工程的实施，给中部干旱带带来了黄河水，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宁夏中南部城乡饮水安全水源及连通工程解决了113.53万人的安全饮水，圆了西海固老百姓的安全饮水梦。

山海协作石成金

贺兰山东麓，距宁夏首府银川市区约50公里处，有一座见证东西扶贫协作伟大创新的小镇——闽宁镇。

闽宁镇的建立要从西海固说起。囊括了原州区、彭阳、西吉等宁夏9县区的西海固地区山大沟深，除少部分河谷川地外，大部分区域生存条件极差。

新中国成立后，西海固的贫瘠牵动着党中央。这里一度集中了宁夏80%的贫困人口，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

1996年是转折之年。当年，中央决定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担任福建对口帮扶宁夏工作领导小组组长。1997年4月，闽宁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期间，习近平同志提议将西海固地区部分贫困群众搬迁到宁夏平原地区从事开发性生产。同年7月，在福建援助资金支持下，闽宁村奠基。

当时的闽宁村，还是一片“天上无飞鸟、

绿满沙海产业兴

毛乌素沙地南缘、鄂尔多斯台地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便是宁夏盐池县。历史上，这里曾是中国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融汇聚之地。贫瘠与贫穷，一直如绞索般捆绑着这片土地。

“沙子满地跑，沙丘比房高”，这是历史上盐池生态的真实写照。当地一度有75%的人口和耕地处在沙区。

2000年，饱受沙害之苦的盐池县提出“生态立县”战略，开始全力修复生态。2002年，这个传统牧区使出了封山禁牧“大招”。

封山禁牧前，滩羊产业已是盐池的第一富民产业，封山禁牧岂不断了农民“财路”？全县80多万只羊被圈养起来吃啥？当地通过林地间作苜蓿，推广种植青贮玉米等，既有效破解饲料供应难题，也让草原自然生态得以恢复。

草绿了，羊肥了，游人也多了。以自驾游、乡村休闲、农家体验等为主打的生态旅游，成为盐池经济新的增长点。去年，50万人次的年接待游客量，为盐池带来了5000余万元真金白银。

2018年9月，正式脱贫摘帽的盐池县，成为世代与贫困鏖战的西海固地区首个脱贫县。

盐池的“逆袭”，折射着宁夏的巨变。

沙化土地面积连续20多年减少，宁夏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沙漠化逆转的省区，过去“过度开垦—土地贫瘠—群众贫困”魔咒般的循环链条被斩断，一幅生态美、百姓富的“宁夏画卷”正徐徐展开。

据新华社

对话“红色后代”：

爷爷让我读懂长征

日前，记者行至湖北洪湖，在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陵园，遇到了前来追寻先辈足迹的开国中将黄新廷之孙黄天晓，围绕“长征”话题，进行了一次难忘的交谈。

“长征，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过去太久了，以至于很多年轻人对这段历史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我以前很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能坚持，随着对这段历史了解的逐渐深入，我开始明白了他们的初衷。”黄天晓说。

他特别谈到了爷爷过雪山的经历。

“当时，我爷爷是红二方面军四师十二团团长，他的搭档朱辉照脚上受了枪伤，躺在担架上，如果不设法保暖，人就会慢慢失去知觉。我爷爷把自己唯一能保暖的皮坎肩脱下来，裹住朱辉照爷爷，自己扛着冻。最后，两个人一起翻过了雪山。”

“我爷爷当时配有一匹大白马，但骑在马上的都是伤病员，他自己跟在马后面走。这匹马立了大功，救了很多红军战士……”黄天晓解读着“官兵一致同甘苦”的确切含义。

他说，爷爷回忆过草地的时候，年轻的战士每天消耗那么多体力，每人每天只有2两青稞粉，根本无法支撑体力，个个瘦得皮包骨头。爷爷带的团是后卫团，承担收容工作，一路上不知道看到多少牺牲的战友，有的断气了嘴里还嚼着没有吃掉的野草，有的牺牲时背囊里还剩下没吃完的青稞粉，他们清楚粮食有限，死前尽量省下一点给战友……

“小时候，爷爷经常教导我们，吃饭一粒米都不要剩下。这一粒米现在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当时来说，就是活下去的希望。”

黄天晓表示，是爷爷，让自己读懂了长征。黄天晓说，他们艰难走过雪山草地，紧接着挺进甘南，来不及休整，恶战又开始了。

“红二方面军要顶住国民党军的进攻，掩护红一、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打得很顽强，牺牲非常大。红六军团师长战死，师政委右手被打断，十二团政委受重伤，十八团政委牺牲，十七团来不及撤退整个团失联……”

刚掩护完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黄新廷所在的四师又受命掩护红二方面军主力部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天上有飞机、地面有敌人骑兵，常常是我方这边工事刚修好，敌人就开始猛烈进攻，先是骑兵冲锋，好不容易把敌人打退，敌人的飞机又到了，一阵阵机枪扫射、狂轰滥炸……就这样反反复复，鏖战了两天，直到红二方面军主力部队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爷爷最后带着部队撤出阵地。”

黄天晓的爷爷在一首诗中，这样纪录长征战斗经历：“枪有两支哑一半，三发子弹一粒算，缺枪少弾性命换，当年就是这么干。”

记者问，你现在怎么看长征？

黄天晓说，爷爷曾说过，比起那些已经逝去的战友，能活着已经非常幸福了，而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还能继续为人服务。

“我觉得长征就是一种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精神，为的是一个伟大理想，希望全天下的穷人吃好穿暖，不再被压迫。就是有这样的信念，才让红军可以忍常人不能忍，并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也是今天所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意义之所在。”

交谈中了解，黄天晓大学学的导演专业，他正策划拍摄一部电视剧，希望从更新的视角去解读长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革命家的故事，将长征精神传承下去。

据新华社

